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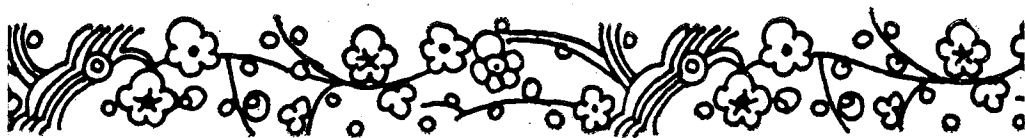
山乡风云录

吴有恒



山乡风云录

吴有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山乡风云录

吴有恒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33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 插页 253,000 字

1982 年 8 月第 1 版 1973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书号 10111·567 定价 0.78 元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转移.....	5
第 二 章 入山.....	20
第 三 章 拒捕.....	41
第 四 章 取保.....	56
第 五 章 猎虎.....	67
第 六 章 对峙.....	84
第 七 章 换俘.....	95
第 八 章 新胜.....	108
第 九 章 曲折.....	120
第 十 章 救溺.....	130
第 十 一 章 参军.....	150
第 十 二 章 探亲.....	161
第 十 三 章 问苦.....	178
第 十 四 章 闹月.....	192
第 十 五 章 惊变.....	205
第 十 六 章 散失.....	216

第十七章	重逢	235
第十八章	论道	244
第十九章	结拜	255
第二十章	焚楼	266
第二十一章	教牛	284
第二十二章	爆炸	295
第二十三章	就义	301
第二十四章	反间	313
第二十五章	伏击	325
第二十六章	出山	335
后 话		342
重 版 跋		345

引 子

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日寇宣布投降后不久，我随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到了太行山，部队从那里开往东北，而我却奉命离开部队，化装秘密回华南活动。部队里几个相熟的同志，知我接受了这个特殊任务，来和我话别说：“好艰难才熬到抗日战争胜利，不想又要和你分手了。华南地区，远离中央，远离主力，你回去不是做地下工作，便是钻山沟打游击吧？反动派是不会让你们安宁地过日子的。路上要小心！回去以后更要小心！希望到全国革命胜利时能再见！”我感谢同志们的关怀，自己心里也有点乱。华南是我的故乡，我很渴望回去；但是到抗日战争胜利了，仍然要化装秘密回去，这却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我极力想象我这次回去以后，可能碰到的将是怎样的环境，我将怎样活动，越想得多，印象反而越模糊。我自己也觉得，我对于那种环境，那种活动，是生疏了；我离开它已经六七年，它已经起了变化，我却不清楚，甚至关于那些过去在那里和我亲密地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的消息，我也多年未再听到，他们是否仍在那里，做着什么，我也不知道，我这次回去，将会和他们之中哪些人意外地重逢呢？我也无从猜测。我知道我这时所作的种种遐想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我又禁制它不住；来话别的同志们都走了，我仍然仰卧在驻地

门前的大梧桐树下的青石板上，漫无边际地想着。

山上的秋凉来得早，梧桐树叶儿已经发黄了，微风一过，便沙沙作响，轻轻地掉下几片来。有一片叶儿刚好落在我的脸上，触了我一下，把我的遐想切断了。我拈起那黄叶儿看看，忽然记起这村子是我几年前曾经到过的。那时我从南海之滨，绕道敌后前往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经过皖南、皖北、苏北、山东、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才来到太行山上。也正是一个已凉未寒的初秋时节，我和几个旅伴躺在这梧桐树下休息，看风吹桐叶落，一位年长的同志问：“今天是立秋吗？”我说：“似乎是的。”他说：“是立秋了，梧桐落叶了。‘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据说从前每到立秋这一天，皇帝照例要叫人站在梧桐树下看有无落叶，如果没有，便杀钦天监的头。所以立秋这一天，梧桐一定落叶，这是很准的。”我当时笑了说：“这只是北方如此。在我们南方，这时候正争秋夺暑，热得最厉害，那梧桐树叶儿不仅未黄落，而且还葱葱茏茏直往外长哩。”这事转眼过了几年了。我离华南去西北时，原是打算几个月便回去的，但光走路便走了一年多才到。现在，我还是要用两条腿一步步地迈回去，大概又要走一年多吧？“中国的革命真是长期性的啊！”我带点慨叹地想起这在革命队伍中常听到的一句话。但又接着想：“中国也真是广大，东边不亮西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这话也是这几年常听说的。这样想，我的情绪兴奋起来了。那梧桐树靠近大路，不时有支援前线的民兵和民夫经过。那些久经革命战争锻炼的群众，都是精神赳赳，气概昂昂的。当时日寇虽已宣布投降，但他们却不肯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缴械；原来的汉奸兵也都换上了国民党军的旗号，要配合一向在后方躲着不打鬼子、现在才钻出来劫收胜利果实的国民党军，乘机摧毁坚持敌后游击战的抗日民主政权和革命武装。抗日

根据地的军民，为了爱国，为了自卫，正全体动员去解放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歼灭那敢于横顽抗命，不肯服罪的日寇、汉奸，和那敢于勾结敌伪，进攻人民，发动内战的国民党军。民兵们一队队的唱着“我们在太行山上，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的抗日歌曲走过去了，民夫们一队队的哼着民间小调，扛着担架，吆喝着运粮运草的牲口走过去了。这里的抗日根据地，是被日寇用所谓囚笼战术和所谓三光（烧光、抢光、杀光）政策，反复扫荡过无数次的；敌人也曾把这些地区宣布为无人区。然而现在，不尽的人流，却有如从地底涌出来的喷泉，生气勃勃地奔向胜利的战斗。我似乎看到这洪流向着我正要去的那遥远的南方奔去。我也要跟上去。我也是要上前线的，我该早点走上我的战斗岗位去才是。这样想了，我便急着起程。

我收拾行装，下了太行山，走了几个月，终于又回到我阔别多年的南海之滨。果然，反动派不肯和人民讲和平，我刚回到故乡，便又被迫重新拿起枪杆打游击了。从那时起，我开始知道一些有关一支小游击队的故事。这故事很平凡，但也有些特别，每逢想起这些故事，我便会同时记起我们乡间有一种山稔子树。那是一种小灌木，开的花是红色的，但不耀眼；结的果子也是红色的，但也不十分好吃；放牛的孩子和上山割草的妇女很爱吃它，因为它随地都是，数量很多，可以任你吃饱。采回来酿酒，那味儿有点象葡萄酒。南方山上的土壤是红色的，即所谓红壤。这种小灌木生在那坚实的红沙土上，根很深，枝条坚韧，不容易折断，即使把它的枝条都砍光，过了不久，它又会从残存的树头上抽枝发叶，再长起来。我知道的这故事里的那支小游击队，正是有点象山稔子树一样，在南方的山野之间，到处都长着的。

然而我也还是时时记起我在太行山上见过的梧桐树。北方有许多乔木，秋风一起，叶儿便逐渐黄落。到了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冬天，它们裸露了巨大的干株，屹立在冰天雪地里，担当着残酷的磨折。经过一场持久的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还是冷冽冽的冰融解了，白皑皑的雪消灭了，而那冰冻不僵雪压不断的巨木，则迎着春风，又是繁枝密叶，如亭如盖，一年比一年长得更加茁壮，更加茂盛。

“生命是死不了的。”我有时会感于这种种植物的顽强的活力，而用这样的话去称赞我所知道的一些永生的人们。那些人们是在革命的斗争中已被敌人杀死了的，他们的血迹的映象还留在我的眼里，然而我又以为他们还没有死。他们究竟是逢春再发的梧桐，还是残根复活的山稔子呢？我没有去分析。在我的内心里，我多半是拿他们当作山稔子看的。因为我认识的那些为革命而献出了生命的人，也多是我说的游击队里的普通一兵，他们还未成长为枝叶扶疏的大树，只不过是平常的花草罢了。他们死了，但又新生了，在渗着他们的鲜血的土地上，又站起了和他们一样的为数更多的新战士。这样的人太多了，直使我很难于记忆他们各个的不同的姓名和面貌。这也恰如我虽然很喜爱那满山遍野的山稔子树，但又不会准确地画出某一棵山稔子树来一样。我这种看法，是否有损于英雄们的伟大形象呢？我以为这是不会的，大地之上，也正是因为有许多平常的花草，才显得更瑰奇美丽的。“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我将本此虔诚之心，写出我知道的有关一支小游击队的故事，借以记下我对那些为革命斗争不歇的人们的怀念。这些故事，是从那支小游击队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开始的，我便从那时说起吧！

以上是个引子，以下才言归正传。

第一章 转 移

一九四六年初夏的一天，将近中午，天气很热。南海边的一个市镇里，这时鱼市已过了，大街上满是抛弃下来的鱼鳞和秽物，蒸着烈日，发出浓浊的腥臭。这市镇本来有二三百家店户，其中一半已在抗日战争时被日本鬼子的炮火轰毁，处处是断垣残瓦；另有一半剩下来的，现在也很少开门做买卖。街上人不多，只是有时有一队穿黄色咔叽布的美国式军服的兵，押着一长串被用长绳子一个个地捆住一边手臂的老百姓进街来，也有押着一群脚夫或几辆牛车进来的。这市镇的兵真多，街头街尾都设了岗哨，检查来往行人。街上有些挂着漆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的牌子的门口，也设有门岗。那些牌子，一式是白底蓝字或白底黑字，有国民党的区党部和区分部，有清乡委员会、地方自治委员会，有镇公所、警察所，有地方自卫队、联防队，有戡乱建国宣传队，此外，还有些是收田粮的，收税的，收水产捐的，收码头捐的，收船舶管理费的，收地方自治捐和清乡费的。街上几处当眼地方的墙上，粉了白灰，写上“戡乱建国、肃清共匪”的蓝字标语，而另一地方，又有日本鬼子留下来的“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标语。这些兵，这些机关牌子，这些标语，都使人望而生畏，感到作闷。天气又热，人们就只好躲在屋里喘气，不轻易出街

上来。

这时却有一个当地商家打扮的人，从一家店户里出来。他表情淡漠，对于那街上的兵，墙上的标语之类，看也不看一眼，便沿街走出了街尾，走上市镇北面的山坡去。山坡后面，是一片连绵起伏的被海风刮得象剥了皮似地裸露着红色沙土的丘陵地，有一条已破坏了路面的东一坎西一阱的公路，死蛇一样地伸在那干旱的沙土上。那商人沿公路走了十多里地，到了一个有卖茶茅寮的小山岗上。在那里望不到海了，周围全是干巴巴的沙坡，连小草也不长。只是不远处有个坡头上，排着几棵萌菇草，那瘦零丁的有点弯曲的株干，撑起乱蓬蓬地攒生着狭长叶子的巨大的叶丛，长达几尺的叶条子垂向地面，象是几个披头散发的女人，站在那里捂着脸哭泣；另一个地方，又有一列葵树，象伸手求告似地向天空张着巴掌形的大叶子。茶寮旁有个簕竹林，那竹子都已枯死了，只剩下一林枯枝，丫丫杈杈的，象倒竖着大帚把，插进天空里。这些景物，都很枯燥，人走到这里，是会特别觉得闷热，要歇歇脚，喝碗茶的。那商人走到茶寮前，买了碗热茶，独自去茶寮前的石墩子上坐下，慢慢地喝。那人约有四十岁，中等身材，略为瘦削，宽广的额头上横着几道皱纹，深眼直鼻，两道浓眉常常习惯地蹙在一起，使那被扬起的目光特别显得含蓄而有力；嘴唇也习惯地闭得很紧，使人看得出他可能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身穿一套黑胶绸衫裤，脚蹬布面皮底便鞋，手擎黑布洋伞。这地方的城镇里的小商人下乡，一般都是这般装束的。看样子，那人也是经常下乡，走惯了路的，不然，他便没有耐性在大热天静坐着慢慢地喝热茶；因为凡是走惯路的人，多半知道热天里喝热茶比喝凉的更能解渴些。

那人态度从容，他一边自喝茶，一边便听着原先已在茶寮内

歇脚的几个人的谈话。那茶寮内坐着的，有一个脚夫，一个也是挑担子的女人，一个穿乡过村收买破烂的，还有一个什么东西也没有带着的光着脊梁的汉子。那脚夫坐得最不安定，他大力地用笠帽自扇凉，嘴里嚷：“热死了！要是这竹林子不枯死，那会阴凉些。”卖茶的老头子对这话有点不大高兴，他冷冷地反驳脚夫说：“你说得好听！热，是热不死人的；饿，才饿死人。这竹子是大前年大旱天时开花结了米才枯死的，那年要是没有这竹米救了我的饥，我也没有命在这里卖茶了。竹子这种东西就怪，只有到了顶大顶大的旱天，它才开花结米，给人救饥，它自己却就枯死了。所以这竹米又叫饥荒米。有人还说它是神仙米，说它开花结米是神仙要它来救世。”卖茶老头子讲话象在教训人，脚夫不服他，也反驳说：“什么神仙救世？我便不信。不是有句古话，说‘竹子开花，改朝换代’吗？现在，竹子开花过了三年了，朝代却未见改。大旱那年，有共产党的游击队在这一带，打得日本鬼子不能下乡抢粮，各村的农民又立了农会，定规减免了田租，许多人是靠这才度过饥荒救了命的。那时倒是有点象个改了朝换了代的样子。可是，后来不知从哪里来了那么多的中央军，和日本兵、汉奸兵合着打共产党，把共产党的游击队打散了。现在各村的田主迫着农民退还几年来减免了的租和债，这下子才真是死了！眼见得今年又是大旱，谁来救济？哪还有你的什么神仙米？如果有神仙，这朝早就该换，代早就该改了！”脚夫说得很激愤，但卖茶老头子反而微微一笑，他更恃老自尊地教训脚夫说：“是呀！朝早该换，代早该改了呀！可是，你知什么是改朝换代呢？这事你没见过，我却见过。宣统二年大旱，竹子开了花，到三年便起反正，变成民国。如今这竹子又开花了，你说这民国还能立得长吗？你信也好，不信也好，反正竹子开花，是要改朝换代的。”说

着又对那伸着脚斜倚在一条长石上的光脊梁的汉子说：“你来说！你是刚从省城回来的，有见识，你说，会改朝换代吗？城里有什么新闻？”光脊梁的汉子点点头说：“也有这种传说。城里也和乡间一样，到处有那么多人饿饭。我是进城找工做的，工没找到，倒把行李全卖掉吃了，光着身子，走路回家。你问我有什么新闻吗？这也许就是新闻了吧？城里的人，起初也指望赶走了日本鬼子过好日子，不料蒋介石回来了，也和鬼子一样。有人饿得出火，把饭锅倒吊在电灯柱上，贴上张白帖说：‘拍错手掌，接错老蒋。’看来人人都活不下去时，这世界是难免要变的。还有人说民国过不得明年，就是过不得民国卅六年了呢。”“是的，过不得卅六年了。”光脊梁的汉子的话还没有说完，马上便被那个一直未说话的女人一句插断了，那女人说：“我也听人说，有人到洗太*庙求签，老太赐下两句话：‘民国无卅六，大小官员一锅熟。’”那女人说得确确凿凿，卖茶的老头子忙跟着说：“这就对了！‘民国无卅六，大小官员一锅熟’，作恶的人，一个也逃不了！老太的签最灵应！竹子开花，改朝换代，这是一定的，一定的。”老头子用肯定的语气作了结论，于是茶寮内的几个人，也就停止了争辩，都信服了老头子的见解。

茶寮内那几个人，大概原来就是熟人，所以他们谈得并无顾忌。那坐在茶寮外的商家打扮的人，喝完了茶，把茶碗送回茶摊子上去，卖茶的老头子这才醒起有这个面生的人也在，他有点怕事地对那商人笑说：“我们这是吹乱谈。”那商人说：“‘乱世多新闻’，这种话到处都有人谈哩。”卖茶的老头子又随口说：“是的，

* 洗太，即南北朝时南越女首领洗氏夫人。太，是当地群众对洗氏的尊称，犹言高祖奶奶。

这种话到处有人谈。”正说着，只见又有一人，身穿薯蓣布衫裤，赤着脚，来到茶寮，买了碗凉茶，站着喝了，便顺公路继续往前走。那商人也打着洋伞跟着走了。走了不远，二人便走在一起，搭起话来。那商人问：“他来了吗？”赤脚的人答：“来了，就在那边一个林子里等着。”原来他们是相识的。二人只说了这两句话，便没再交谈。那赤脚的人在前引路，引着那商人转上公路旁的小路，拐进山沟，走了三四里地，到一个杂树林子前面，两人站住，赤脚的人抱着拳，嘴对着两个大拇指缝吹，学鸬鹚叫：“鸬鹚得瓜瓜，鸬鹚得瓜瓜”，连叫三声，过一会，便见一个人从林子里出来，赤脚的人指着那出来的人对商家打扮的人介绍说：“他就是二中队指导员文治平同志。”又向文治平介绍那商家打扮的人说：“这位是上级派来的老梁同志。”老梁和文治平握了手，二人一同再进林子里面去，那赤脚的人，却留在林外守望。这三人都 是共产党，约了在这里秘密接头的。

文治平是个廿三四岁的青年，浓眉大眼方脸，举动稳重而又带着纯朴的孩子气。在革命部队里长大的青年，许多都是兼有严肃而活泼的性情的。工作起来很认真，感情很率直。不过，文治平现在的精神，却象过度兴奋。他在林子外和老梁握了手，没说话，进了林子，两人就地坐下来，想说话了，也还是没有说。他象有千言万语要对老梁说，又一时悲喜交集，有话说不出。是什么事使他难过呢？原来，他那个中队被打散了，连他只剩十二个人，这还是全大队合共剩下来的。大队长、教导员牺牲了，各个中队长和指导员牺牲了，只剩他带了十一个人，从百数十倍的敌人的重围下逃脱出来，找了条渔船，驾到大海上去。两个多月，他们这百战余生的十二个人，就只伴着一片破帆，几支残橹，每日在海上漂来荡去，和上级组织断了联络，和友邻队伍断了联络，甚

至和群众也不相来往。他们不敢上岸去。以前他们活动的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了，到处只见国民党兵，有穿黄衣的，有穿灰衣的，有中央军，有杂牌军，有以暂编、先遣等名义改编了的汉奸军，有各种地方团队，还有还乡团、别动队等特务武装。只要发现哪个村子有共产党活动，便立即去烧屋杀人。环境之严重，斗争之残酷，是从来未见的。海边人民在抗日战争初期，已由共产党领导组织了抗日游击队。那时这海边地区，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逃得无影无踪，日寇汉奸占着城镇，土匪占着乡村，横行无忌，凌辱百姓，只有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坚持抗日，清匪除奸，几年之间，在海边地区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开展生产运动，和群众同甘共苦，团结一致，如鱼似水。谁知这恰恰大遭国民党之忌。待到抗日战争胜利了，国民党便从后方调来无数的中央军，加上各式各样的所谓地方团队和汉奸兵，联合大举进攻抗日军队和抗日人民，烧杀抢掠奸淫，无所不用其极，比日本鬼子，竟有过之无不及。迫击炮轰毁了农家的泥墙，烧夷弹烧毁了渔村的茅屋，卡宾枪押走了绩麻姑娘，吉普车载来了花柳梅毒，地主倒算五年粮，汉奸承审国事狱，村村设杀场，处处捉抗属。唉！这一阵群众苦啊！真是家家有丧亡，人人不敢哭。

文治平家住海边，一向在家务农，抗日游击队初建立时，他便参了军。在革命部队里几年，熬炼出一副沉着勇敢临危不乱的战斗精神，修养了一身忠诚老实大公无私的为人道德。他是个共产党员，对反动派不抱幻想，不过，他没有料到国民党竟会于日本鬼子刚刚宣布投降之后，便公开和日寇汉奸合伙，以空前庞大的兵力，毁灭一切的决心，刮地风似地卷入抗日根据地，限期斩尽杀绝抗日的军队和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同志，多数是象文治平

这样的思想简单的人，他们突然被绝对优势的敌人压住，惟有坚决抵抗，有些部队，损失很大。文治平他们那个大队，就是这样打到只剩下十二个人的。虽然只剩下十二个人，但文治平依然自信革命必能最后获胜，甚至连他们这十二个人也牺牲净尽，反革命也还是终须失败。文治平是自从参军，便和他们那个大队同终始的，他眼见它由游击小组发展成为中队大队，现在又眼见它损失到只剩个游击小组，他心知这小组是革命的火种，必须保存它，以便再去煽起燎原之势。因此他带着那剩下的同志漂到海上去，尽量不再和敌人硬碰。他这做法对了，他已保存了那个游击小组。只是，找不到上级组织，得不到党的指示，这却最使他苦恼。现在好了，老梁同志来了，文治平象孩子望娘似地在约定的林子里，从天未亮直等到日已偏西，才见地方上的秘密交通员带了老梁来。老梁是由这个地区的党的特委会来的，文治平一见来人是上了年纪的老同志，表情很慈祥，他忽然感动，只轻声叫了一句：“老梁同志！”便皱着脸，泪涌盈眶，象是说着无声的言语。

老梁是有经验的领导同志，了解文治平这时的心情，他未让文治平倾诉，便先安慰他说：“你们的情况，组织上已大概知道了。损失严重，但仍剩你们十二个人，这便还有个基础。总结了经验教训，坚持下去，工作是可以恢复发展，能重建你们的大队的。日本鬼子那么厉害，也败在中国人民之手，国民党反动派自然更挡不住革命的巨浪，如果他们一定要打内战，那只是他们自求速死。”老梁说了一段慰解的话，却又停下，沉默一会，自己痛苦地抖一口气，咬一下嘴唇，然后继续对文治平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你们的大队长曹忠同志受伤被俘，已于上月廿八日在府城被敌人杀了。他死得很英勇，无论敌人怎样威迫利诱，他也不肯屈服。敌人砍了他的头，挂在府城南门外示众。还有其他一同

被俘的几个同志，也牺牲了。告诉同志们永远记住这些同志吧！”说了又自咬着嘴唇，象要吞下从心里涌上来的苦水。文治平流泪说：“老梁同志！这消息我们也听到了。我们十二个人，没有一个人会动摇的。我们已经认清了，一定要彻底干净消灭反动派，才能保证革命的胜利。我们都有为革命奋斗到底的决心，只等着党的指示。”老梁说：“你们是坚定的。你们现在的活动怎样呢？还是在海上流浪，不敢上岸来吗？”文治平自愧地说：“是的。自从大队长被俘那一仗后，我带着十一个同志突围出来，便没再进村子住过了。因为敌人在各村立了保甲，又有特务，哪一家群众和我们来往，敌人查出了，便全家抄斩，五家连坐；我们怕累及群众，不敢进村子里去。这些日子，同志们在海上无方向无目的地流浪，也很苦闷。我有时也想，不如上岸去找敌人拚掉算了。这样想当然是不对的。我政治水平很低，又从来没有带着队伍这样独立活动过，实在不知该怎么办才是。我们老是游来游去，不出击敌人，这当然也是不对的。我们是很幼稚，有错误的，党给我们指示，给我们批评吧！我们一定接受党的批评，我们全听党的话，党要我们怎样做我们便怎样做，指我们打哪里我们便打哪里。”文治平的话很恳切，老梁温和地答他说：“你们都是好同志，批评你们什么呢？我们还是研究今后如何活动吧！当然，你们是不该再驾着一叶扁舟在海上漂流了，应该回到岸上来，这才有根基。要打敌人，也要到岸上才打得着。但是，要到岸上活动，你们现在感到最困难的是什么呢？”文治平想了一想说：“我们人太少了，弹药也很缺。”老梁摇一摇头说：“不，你们最困难的不是这些，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日本鬼子刚侵入这海边地区时，你便参加了抗日游击小组，那时人数也只有十来个人，武器比你们现在的还差，而且谁都没有战斗经验，但你们打胜了仗，扩大了